

開始講自己寫的稿子，然後七嘴八舌的討論。現今想起來覺得練老師還真得很有耐心教育我們，當時我們的英文程度實在很差，不像現今學生有很好的英文環境，因此練老師通常要猜我們講的是什麼意思，然後煞有其事的和我們討論。其實他當然知道，我們英文多講了之後，慢慢的就會愈講愈好，所以他也很有耐心的帶著我們成長。這門課我不只學到了如何寫作，也在這過程中，練習了英文的口語和書寫能力。由於每星期去他家，所以後來也就愈來愈熟悉，經常去練老師家。而每年東海的盛事就是「聖誕夜」，我們這一群學生一定是到練老師家共度平安夜，和他的兩位小孩，一隻老狗，一起唱歌和吃練師母做的餅乾，想起大學時代的這些日子還真幸福。我結婚時，請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高承恕老師當證婚人，也請練老師來觀禮，他也很熱心的到員林的鄉下參加我的婚禮，令我們兩家人都十分感激。我後來到 UCLA 唸書的推薦信就是他們兩位寫的，感謝他們對我攻讀博士學位助了一臂之力。

練老師除了在社會系教書外，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和傳教士。由於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太清楚他在東海擔任的宣教工作是什麼。但我仍然可以感覺到一個基督徒如何為了宣教的理想，到當初仍然貧窮落後的台灣這麼一個地方來。這份理想也可從他在東海長期擔任學生社團「工作營」的指導老師可以看得出來。工作營是一個學生服務性社團，是要大學生在課餘幫助落後地區整理環境，協助教育幼童，因此當時我們社會系的很多學生都會去參加這個社團活動，週末到中部地區的小學、育幼院、或落後的鄰里去清理環境。練老師幾乎每幾個星期都會與社團開會，把工作營的理想與基督教的精神——也就是工作無貴賤、有能力的人要去協助需要的人，身體力行地傳給我們這些學生。練老師到台灣宣教，長期在東海任教，其實就是在實踐這樣的基督教入世精神，令人感佩。

練老師對台灣的熱愛，對教育的投入，其實比很多自稱愛台灣的台灣人還更為深刻。他在東海社會系教育了上千位學生，其中包括多位現今仍在學界相當活躍的學者，對台灣社會學傳承的貢獻有目共睹。如今我已教學多年，也常常自省我是否能夠像練老師當年一樣，到某些仍然落後的非洲或是中國大陸的地區奉獻給教育，我深覺這是件很困難也做不到的事情。對於這一位一生美好歲月都奉獻給台灣社會學教育的長輩，我要再說一聲「練老師，謝謝您」！

珍重
馬可練大學海

馬可練大學海... 珍重... 馬可練大學海...

他帶學生徒步上山 粉刷牆壁
愛及負責、流浪狗也... 馬可練大學海...

在台教書44年 練馬可
勞作教育 感召東海師生 67高齡要... 馬可練大學海...

知識與生命的結合，信仰與實踐的一致

——練馬可老師

蔡友月¹

我是九〇年代在東海社會系受教與成長，那時系上的老師大多年輕氣盛，無論對知識與學生都充滿高度的熱情與使命感，不同理論學派交織著當時東海濃厚的人文氣息。依稀還記得大學修社會學理論時，趙剛一開始上課，就意氣風發的告訴我們，這學期我要把你們推到古典三大家的肩膀上，讓你們看看這世界有多大。大家氣喘吁吁的和馬克斯、涂爾幹、韋伯搏鬥了一學期，結果紛紛墜崖身亡，全班死當 2/3，大部分的人暑假泡湯，必須重修社會學理論。大部分老師當時都住在校園的小木屋，老師們的家成為另一個教室的擴展與延伸。到老師家讀書、辯論、吃吃喝喝，幾乎是當年東海人共同的成長經驗。我一直認為，老師們對學生無私的奉獻與給予、小班教學所帶出來的深度對話與思考，以及對校園之外社會實踐的高度參與，都是練馬可老師早期在東海社會系規劃與耕耘所豎立起的典範與精神。

九〇年代大二時剛轉進社會系的我，身上還習慣著消毒藥水下安全的無菌環境，對於激情的召喚、批判與運動，還特意保持一份理性的距離。大四升研一的暑假，和老師、學長姊到南部進行工人運動的田野調查，看到工運幹部的獻身與人生際遇，內心波濤洶湧，我很害怕自己的未來沒有辦法以同樣的生命純度回應左派的召喚。一個暑假後，我告訴系上的老師，我已經決定碩士論文方向，我要去寫「死亡」。我不知道年輕的自己，為什麼會如此篤定的做出至今回頭看來仍是最正確的選擇。那時的我總愛和同學打趣，因為系上就是練老師最老，應該才會比較懂死亡，所以我要找他當指導老師。其實我自己心理很清楚，我的老師除了社會學知識上的學養外，一定要有生命足夠的厚度與寬廣視野，才能夠穩定陪伴我的發問與探索。

練老師一直把學生擺在第一位，讓學生的主體做最大的發揮，我想那是受教於練老師的學生最能感受到的滋潤與幸福。他陪著我閱讀經典、找方向，原本還要嚴格的訓練我英語的學術表達。不過很可惜的是，在我一直天馬行空、雞同鴨講的對話方式下，我們的書報討論很快的被我扳回中文。和他一起讀書是愉快的，他也常常在討論中，遞給我一些頗富哲理的英文詩句，不經意地把人生的智慧透過那些詩句傳遞給我。最重要的是，和練老師做研究時，他同時讓我看到生命與知識的結合、信仰與實踐的一致。他的理想主義與實踐性格，從來都不是迎合閃光燈下注視的焦點，而是在人們很少看見的地方，默默的對台灣這塊土地與弱勢的人們無私地奉獻。是他這樣的一致

1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性，讓我後來在正式的學術體制中開始經歷跌倒與迷惑時，仍然看到可以憑藉與相信的亮光。研三那年，我到醫院進行田野工作，覺得自己可能需要一個醫療社會學專長的老師，他二話不說，讓張荳雲老師變成我另一個指導老師。記得碩士論文要口試前，我進行田野觀察醫院的高層主管，突然對我的論文發現感到不安，企圖以非學術的理由進行干預。練老師主動聯絡醫院的高層主管，並不斷的花時間耐心和醫院的主管溝通，在確認我並沒有任何違背倫理的行為後，他堅定的告訴我：「還是必須回到學術知識的訓練上，要勇敢的寫出自己的發現與批判，這才是你能做的最好貢獻。」當年，如果不是我的兩位指導老師如此堅定的站在社會學知識基礎上，幫助我相信學術研究的特殊意義，對於我微不足道的研究成果給予極大的激賞，我想我也許就不會繼續的往社會學的路上前進。

1955年練老師第一次來台。1999年離開台灣時，他以66歲的高齡和師母決定到英國念考古學，再拿另一個Ph.D.。2004年我在Boston進修時，利用假期飛到英國去找他們，那時的練老師的身體已經有些狀況，前一年被醫師診斷罹患攝腺癌、腸胃有問題必須吃特殊飲食、加上原有的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等。我一直很擔心他的狀況，一出Durham的火車站，他在車站另一頭神采奕奕的向我招手，我才稍微放下心。為了讓我的旅程留下特別的回憶，他和師母堅持要包著計程車繞過蜿蜒的山坡，帶我到近蘇格蘭郊外的一個著名的考古聖地。我氣喘吁吁的隨他們兩位老人家逛完一大片的考古園區，他們興致勃勃的向我介紹千年以前這邊的歷史、空間與器具，並和我分享考古、挖掘的種種專業技巧。我的老師總是精力充沛、身體力行的享受新知與學習，即使是年紀大後諸多病痛纏身，卻依然讓我看到生命的無限可能。

目前練老師與師母居住在Iowa一個以退休老人為主的社區，今年夏天我趁著參加ASA年會順道去探訪他們。練老師有點遺憾的告訴我，師母完成論文、拿到學位，自己因為身體的關係，醫師不允許他繼續寫論文。他還是秉持著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定期的和師母到附近的社區大學修課。雖然附近的鄰居常常會充當他們的司機，但是他倆都不喜歡麻煩別人。大部分的時候，兩人就一起推著推車自行走半小時的路，到附近的超市購買食物。他們喜歡狗，以前在東海最高紀錄是一次照顧九條流浪狗。在Iowa的時候，有一天他見我好奇的翻閱擺在書桌上關於狗與考古的雜誌，那天下午他就幫我上一堂狗狗演化的知識考掘學。我特別享受與他們在一起的日常生活，到處充滿了驚奇與樂趣。練老師對知識、生命、信仰與實踐的一致，也充分的彰顯在這些日常過生活的態度。臨走前，我用美金包了一個小紅包給他們，他們堅持不收，我說：我現在的薪水很多很多，花不完耶！他們告訴我，前幾個月我另一位同學彩滿從香港來看他們，也說過一模一樣的話。

我一直很羨慕我的老師，他的生命為何可以擁有如此多動人的特質，深深的影響著許多人。而他整個特別的人生際遇，應該和他在1933年出生於中國福州、是第一代傳教士的孩子有關吧！當時他父親是協和中學副校長，教農業推廣，母親是教授音樂與英文的老師。1937年二次大戰開始，他與弟弟一起被送回美國受教育。完成博士學位後，他選擇來到台灣，弟弟遠赴非洲，兄弟倆同時把一輩子最精華的時光奉獻給台灣與非洲的人們。練老師很清楚的告訴我，對他而言，社會學知識不應該是象牙塔的知識。因此，他在東海開創勞作教育，以身作則的帶學生進入偏遠地區服務。他也反對完全採用西方理論套用到台灣社會，強調要注意台灣社會的特殊性。在當時留學生

one way ticket 的美國夢年代，他盡力栽培早期東海社會系的學生到西方接受最好的教育，卻不斷的期許他們拿到學位後，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土地奉獻。在還未解嚴的年代，他認為把馬克斯以及一些社會學更多元的觀點帶給思想箝制的台灣是重要的。他對台灣社會學的藍圖與紮根的工作，不但成就了台灣社會學界中我的上一個世代許多傑出的老師，至今也一直影響我對社會學知識的想像與實踐的方向。

我常想1955年練老師22歲在Oberlin College畢業後，第一次來到當時貧瘠、動盪的台灣，是什麼勇氣讓他這位美國人，願意在往後的歲月把自己的兩個兒子放在台灣出生與成長，和太太一起在這塊土地上無私的付出近四十年。距離1955年他來台灣，已經事隔55年，這個小島已不再貧瘠，但卻依然焦躁與不安。盼望我們這一代也能有他當年來到這個小島一樣大的信心，依然能夠以社會學的知識回饋給孕育自己成長的土地以及下一代的學生。

